

小說 佳作 謝政融

個人簡介：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四年級
畢業於成功大學心理學系，曾獲奇萊文學獎佳作。

我們到過的新阿姆斯特丹

1.

鐵草原：

你有看過鐵灰色的草原嗎，雅里？阿爸去的這個地方，地上的草、土壤都是跟鐵一樣的顏色。除了草原，那裡還有好多星星，浮在半空中的星星離地面很近，伸手就可以抓在手中，只不過一旦抓下就會發現它們也是灰色的，一點都不起眼。

那個地方的居民一整天蹲坐在地上，一手提麻布袋，一手拿短鐵鎬翻挖草原，從黯淡的土壤中挖出食物。因為這些食物，他們的身體也堅硬得像鋼鐵一樣，就算是斷掉的手腳都可以恢復強壯；聲音也像被鐵砂磨過般沙啞，才能在那麼吵的鋼鐵撞來撞去、鐵鎚敲敲打打，還有瓦斯切割的聲音中交談。

雅里，阿爸去了很遠的地方，不是一天兩天回得來的。不過等他回來，一定會帶幾個雅里的木腿船長人偶。

2.

早期我爸、貴叔和一群工人們真的出去過。三次或四次吧，在太平島，去打撈二戰時候的沉船，就地拆解，在那裡待了十幾天。

我爸到後來不拆船了，只做買賣。留下一張照片，當作他事業版圖拓展的證明。至今相片還收在我抽屜裡：十幾個人和一個紀念碑，一面寫「南沙群島太平島」，一面寫「總統萬歲」。

有關太平島，我是從貴叔那裡聽來的。在他口中很像電影裡的無人小島，細白沙灘、椰子樹。夜晚沙灘上寄居蟹佔據手電筒光圈，無處不在。海龜上岸產卵。貴叔跟著島上駐紮的阿兵哥，拉開困住海龜的鐵絲網。黑暗中海龜用四肢在沙灘上划動，抖落殼上的沙像個老人搖晃滿頭白髮。

除了那幾次，他們大都沿著城市港口邊拆船。我從小和拆船工人的孩子混在一塊，看著父親們對孩子們大小聲，看著孩子臉上出現父親的表情。我那時所知道的拆船，不是吊車，不是切割用的氬氧吹管，只知道哪個叔叔打自己的太太、哪個阿伯喝醉倒在水溝。

誰也想不到起初政府獎勵業者打撈沉船，為了清理戰爭過後一百多艘沉在港底的各式軍艦，解體沉船的廢鐵廢銅帶動鋼鐵、五金產業的發展。人們發現拆船是此域的天賦：風浪平靜的內凹良港、海水終年不結凍的熱帶氣候。誕生好幾位從事拆船致富的富豪，有的涉足政壇，還當了市長。

我爸是當時發家的一員，不是靠開吊車、不是割鐵，而是看船，或是說，看傳真過來的船況明細表，然後他閉上眼，再睜開，說出一個數字，不懂還以為報明牌。某一次的出價後我問他，閉上眼時想了什麼？他頭搖得神秘，說看見那船慢慢開過來，這就對了。

港口曾拆了不少名船，加拿大航空母艦、荷蘭的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。船上的廢鋼重新熔鑄成鋼材，不乏製成鋼筋，如同城市的骨骼血液隱藏在水泥底下；有些廢鐵散落在拆船碼頭邊的地上，總有些婦人、孩子在那翻翻檢檢；船上的家具、電器流入二手市場，成為人們家裡用具或西餐廳的擺設。

或是有些，來到貴叔的手中，如今擺在他女兒雅里的客廳、房間，以及她和搬離此地鄰居借放的房子。

客廳中，此刻留聲機播送古典鋼琴樂曲，大概某一首夜曲。我不懂古典鋼琴，那是一種你聽來似曾相識、好像聽過的音樂，事實上你可能真的有聽過，或因為被用在流行歌裡，聽習慣了。

雅里告訴我現在都是由過去重組的，有些地方組裝得完整，但通常都只留下一堆碎片。她的頭髮至今還是淡金色，對這片土地上語言的流利掌握讓人吃驚。還記得貴叔常指著她一頭金髮，說這孩子注定要去國外。

3.

時間棄置場：

這裡沒有任何東西能提醒我們時間，沒有日曆、時鐘、手錶、懷錶。人們在這裡用壞掉的東西來記得時間。例如說房屋上的裂痕、大船上的生鏽和藤壺，人們知道它們十年應該是什麼樣子，十二年、十七年又該是什麼樣子。

雅里，時間棄置場本身就是一個越來越舊的地方。以前，很久以前這裡是個大城市，你知道大城市是什麼嗎？就是有很多餐廳、戲院、理髮店——阿母的涼水攤嗎？也有，有好多涼水攤，有很多雅里愛喝的青草茶，是不用自己拔草、不用自己曬，也不用自己煮的喔。有一根長長的管子，青草茶、紅茶、彈珠汽水就直接會從裡面流出來喔。

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舊了，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，像是一朵花，一片一片在掉花瓣。阿爸在那裡，就是要讓花瓣慢慢掉光，才能結出果實來。不過這不是一朵花，而是一座城市。城市和花不一樣的就是，城市有人。有人在他習慣待的那個角落，每天畫自己喜歡的女孩；有人每天走同一條路去工作，和他負責操作的同一台機器說話。

有一次我問阿爸，為什麼來找他的客人，捨不得那些舊東西。阿爸說他們不是捨不得東西，是捨不得自己。

4.

印著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的絲巾，如今懸掛在雅里的櫥櫃裡，被好幾個木腿人偶簇擁著。我記得這艘船在港口邊拆解時，還有外國媒體前來拍攝過程。

我從不知道每天拆船碼頭拆那麼多船，竟有一艘能受到這種關注。

雅里拿出絲巾在桌面上鋪開。絲巾上有了黃斑，和她口中所說這艘船的故事，有股同樣的霉味。

新阿姆斯特丹號是艘 1937 年建造的荷蘭郵輪，命名來自 17 世紀時荷蘭人在新大陸建立的城市——新阿姆斯特丹。這座城市在 1664 年被英國佔據，改名為紐約，「新阿姆斯特丹」在將近 300 年後成為了一艘郵輪的名字。有人說一艘船就是一座城市，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上有銀行、醫院、郵局、圖書館、托兒所，每天發行一份報紙。

在二戰期間荷蘭被佔領，新阿姆斯特丹號成為盟軍的運兵船，將年輕的士兵載往戰場。戰爭結束之後，她對於荷蘭人來說，已擁有民族英雄的地位，郵輪公司想將她重新整修，作為客輪之用。

郵輪公司的人踏上這艘船，裝潢損壞，到處都是前往戰場的士兵留下的粗糙塗鴉。整修後，新阿姆斯特丹號又從 1947 年航行到 1974 年，終於由原本之十分之一的船員操作，踏上最後的航程——前往這座城市的拆船碼頭。

即便到了最終，新阿姆斯特丹號仍吸引人們慕名前來。相反有些船沒沒無聞地被拆掉，卻不代表這是件小事。雅里接著告訴我另一艘船的故事。

有天晚上，貴叔和另外幾個工人負責看顧一艘待拆的貨輪。每個人輪流拿著手電筒和棍棒到甲板上。貴叔站的是半夜一點到三點這兩個小時，公認最想睡的時間。正當產業興盛，碼頭停滿待拆的船隻，「海豬仔」光顧也是常有的事，貴叔就碰過一兩次，有一次開著小貨車來，有一次開著小船正準備從船的另一舷上船，他拿手電筒一照，人就嚇跑了，像夜晚海灘的寄居蟹一樣。

今晚格外安靜，貴叔沒有打開手電筒，四周漆黑，只有遠處信號塔和船隻的燈火，星星看不見幾顆。那時雅里還在他太太肚子裡，雅寧姊十歲，今天這種不能回家的日子，他會想像那些燈火就像女兒的睡眠一樣，緩緩駛入港，用纜繩固定。他想著該有一個引水人在做這偉大的工作。他想著，他也開始想睡了。

有一瞬間，貴叔以為自己幻聽，拆船工人誰沒有點臭耳聾。等腳步聲越來越接近、清晰，他打開手電筒往腳步聲的方向照去，大約二十公尺有一個白髮老人。老人似乎也看著他。「什麼人？」沒有回應。不知多久，他發現那是一個淡色頭髮的外國人，並不算老人，大概是美國人，這是他少數有概念的種族，那是 1970 年代，港邊的阿豆仔雖不少見，他還是第一次在拆船碼頭見到。外國人似乎有什麼話對他說，或有太多話不知對誰說。

我們不知道，當兩個不同語言的人相遇，是否存在一種成功的溝通典範，光靠比手畫腳，到底能夠彼此理解多少。或許外國人的滿面淚水，比任何動作更能傳達。貴叔漸漸明白了。

竊賊就是這艘船船長，開了這艘船二十年，踏上這趟船公司安排的航程。行程是讓船長將船開過來，搭飛機回去，船留在港口解體。顯然船長不知道這安排，他把貨輪開進四處是船隻殘骸的港口。客輪、貨輪、軍艦。大多從船尾

開始拆，展示了船隻的解體進程，船長這才了解接下來要發生的事。

貴叔帶著船長走進船艙，傢俱已被船東賣給二手家具行，偌大一艘貨輪顯得空蕩蕩。反倒是船上人人能順手拿走的小東西都還在，甚至留下一套潛水服。最後船長拿走了一面船上的時鐘、一隻潛水員配備的小刀，而那套潛水服，如今就擺在雅里的客廳裡，直挺站著，不時被來訪的孩子當作太空人的衣服，而本在船長桌上的木腿船長人偶掉在地上，船長撿起來放在貴叔手中。

外國船長名字叫做 Bud，家住在美國芝加哥，隔天晚餐接受貴叔夫婦的招待。那陣子貞姨懷著雅里，貴叔和貞姨習慣叫他「巴肚」，後來我們習慣叫他「巴肚阿伯」。

這個插曲開啟貴叔的收藏嗜好，從此他工作時會在船上撿些紀念品，特別是我爸的船。我爸和貴叔少年時就認識，工人間常提起他們一起工作、追求同一個女孩的往事。女孩選擇貴叔作為丈夫，但要說生意頭腦，貴叔就比不上爸了，我爸老早就看到這一行的潛力，再加上交際手腕，和主管機關關係都不錯。

我爸只對那些船殼、螺旋槳、錨鍊、壓艙物感興趣，在他閉上眼看見的船當中只有這些，其餘船上的那些東西就賣給二手業者，小東西他從不干涉貴叔，甚至珍貴儀器如羅經臺、天文鐘都任由貴叔搬去。

不知道誰傳出去，有些船長、船員會找到這間不起眼的小房子來，向貴叔買拆船貨作紀念，不少還交上了朋友。多數時候，貴叔甚至沒有收錢，只為了看見那些人和老友相逢的表情。東西不見得有什麼特別，只有在失而復得時才格外耀眼。

那年十月我媽生下一個男孩，抓週時，我爸把他那台計算機塞到我手中。幾個月後雅里出生了，長了一頭金髮，她第一件握在手上的東西，就是那第一個木腿船長人偶。往後的幾年裡，雅里還會有第二個、第三個。潛水服、船舵、羅經台以及爸先前在網路上讓我看的船錨，會堆得整間屋子無路可走。

爸過世前，曾讓我看過一張網路上的照片，做子女都知道，這是父母在說「我要我要我要」。困擾是照片裡不只有一樣東西，我花了一點時間釐清這張照片的成分。角落裡不太大的船舵倚靠在一面牆上。前景是一根柱子，上面掛了寫英文字「SHIP ANTIQUE」的招牌。招牌的側邊有一個巨大的船錨。我頭有點痛了，不會是那個古老生鏽的船錨吧？當時我一句，這不是賣的吧，就打發了。

終於可以稍微解釋我在客廳的沉默，原因之一：我以為賣家是和我一樣有點肚子、滿面油光、頭髮結塊——再說下去就冒犯了。想不到賣家不但是女性，還是個舊識；不但是舊識，還是幾十年沒見的舊識。我承認自己就是無法接受，一個女人竟會將自己的房子堆得沒有路能走。

「不知道哪裡來的偏見，總有人覺得收藏是男人的嗜好。就像有女人說跟你說她喜歡釣魚，或說她喜歡野營，你們就以為是性暗示。除了你看到的這些以外還有更多。」她用一種知道你小時候尿過幾次褲子的眼神看我，「你還記得

儲藏室嗎？」

儲藏室上鎖前，我進去過不到十次。有些時候是自己偷偷闖進去，看見跪在地上修理東西的貴叔，就蹲在他旁邊。貴叔會把手往褲子一擦，摸摸我的頭。這不到十次的印象，成為我夢境常出現的場景。我能記得每個角落擺放的物件，哪怕只是隻死蟑螂，期間收藏偶爾增減挪動，蟑螂永遠在那裡。

記憶中那是一切新奇的地方。貴叔對機械有獨到的天賦，看他用螺絲起子把螺絲轉鬆、拿下，然後把那東西的一部份也拿下。他會把東西拆掉，再組裝起來。這就是他說的修理，我沒看過比他更懂修理東西的人，拆開來再裝回去，這動作彷彿魔術。我問貴叔，他的工作就是做這件事嗎？那時我以為他的拆船工作也就是把船拆開再裝回去，船就會和全新的一樣，繼續在海上走。

我爸呢？從不信仰修理。他只修理一樣東西——他的兒子。其他事物則被他以一種刻意的粗心置之不理。想是本來我不知道的那起意外，一輩子他都不打算告訴我。

5.

拼裝城市：

雅里小心，很危險。你沒見過這隻嗎？它在我們家，也可以算是寶貝。但是，對，它也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。

那座遙遠的城市裡，居民習慣用這支噴出火焰的刀，將它當作一支畫筆。畫畫時，你不是喜歡用鉛筆描邊嗎？只不過用這隻筆描邊時，反而邊界會慢慢消失。邊界是什麼嗎？雅里，想像你在畫畫的時候，是不是畫了紫色的一塊、綠色的一塊，紫色綠色中間就是邊界。

這些邊界是——嗯，不知道誰畫上去，或是本來就在那裡。顏色就好像待在原地，就好像我們住在自己的房子一樣。其實我們也是一樣，通常待在邊界裡面，除非像爸爸那樣坐船到很遠的地方。雅里，爸爸的工作就是拿這一支畫筆——對，坐船也是，但是其中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拿著畫筆，沿著邊界描邊。

一畫下去，本來原地不動的東西，都想要到別的地方看一看，雅里也討厭被罰站在一塊磁磚上不是嗎？現在他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。

這時也有人說，如果邊界不見，紫色就會跑到綠色那裡，綠色也會污染紫色，一切都會變得濁濁的。其實誰想要髒髒濁濁呢？但是如果有個地方，除了黑色就是白色，難道不該把世界的色彩帶過來嗎？

6.

來雅里家的車程花了一點時間，比地圖上看起來要遠。這村莊坐落於半島地形的沙洲上，下交流道以後經過機場，以及一段很難界定算是市區或郊區的路程後，進入這個海港都市的工業心臟，汽車道上有半數是聯結車，在壓過路面坑洞時發出令人擔心的聲音。繞過右手邊的廠區，往北，經過另一個看起來

停留在 20 年前的村莊，才到達雅里住的社區：一個看起來停留在 40 年前的村莊。

這也是為什麼，到達這裡所花的時間比想像中來得短，從街景的變換上，會以為度過了有半個世紀吧。傳言說漁村過不久就要拆遷，而傳言也已經傳了好幾十年，如今漁村人口大多外移，不再是孩子會在街道上奔跑遊戲的那種鄉村了。即使我仍記得有過這種時候，有過一個孩子，在狹窄的巷道、別人家的門戶中間穿梭。

我不知道雅里是基於什麼原因住在這裡，這問題就像一個人為什麼收集。也許她的心中仍記得姐姐帶她沿著通往市區的大馬路，拔路邊的草；或揹著裝了曬乾青草的布袋，走向貞姨賣涼水、乾麵的攤子。她們母親煮青草茶的青草都是兩姊妹假日在路邊拔的，曬乾裝在麻布袋裡面幫她送過去，她用自來水煮過，加糖再加冰塊，這就是那些工人喝的青草茶。

但雅里從來沒有進去過鐵仔埕，也沒有去過貞姨在碼頭邊的涼水攤。總是姊姊揹著布袋進去找母親，讓碼頭外的警衛阿伯看著小雅里。

雅寧姊第一次來拆船碼頭時已經十歲，雖然碼頭就在小學對面。她摀住耳朵，看著眼前剩下船底和前半截的貨輪，接近船底部是一層紅色的漆，往上一層白色的漆，鏽蝕從船漆脫落處浮現。慢慢她才看見貨輪上細細小小的人影。

媽，這船開得出海嗎？她問貞姨。貞姨正忙，不知是沒想到怎麼回答，還是沒弄懂這個問題。機具的噪音漸漸停止，工人們爬下繩梯，走向貞姨的涼水攤。陽春麵、菸、保力達。人們坐下來休息。不過船上還有一個人，雅寧姊一直注視著他，或許因為距離的關係，看起來一動不動蹲在原地，似乎實際上是在傳動著整艘船，要讓貨輪開始航行。雅寧姊當時是這樣想的，她幾乎不敢呼吸，等待貨輪動起來。

貨輪沒有動。那男人站起來，走向船舷的繩梯，從繩梯慢慢爬下來，朝母女走來。男人身形輪廓變得清晰，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，雅寧姊才認出這男人是她父親，原來阿爸就只是在這工作，從沒乘船旅行各地。貴叔的手張開，掌心有枚硬幣。

這是哪一國錢？她問。

美國。貴叔說著把錢幣拿給雅寧姊。後者看了半天。

這花。她指著錢幣背面浮刻的花：敢若有像煮青草茶的黃花仔草。

敢有？貴叔拿過來：喔，既然如此。貴叔走到貞姨的涼水攤前，把硬幣放在攤子上：頭家娘，請來一杯青草茶。

貴叔踏上從地球彼端拖回的美國船、印尼船、阿拉伯船、賴比瑞亞船。雅寧姊拓印錢幣，把同一個國家的東西都放在一起，寫上國名：日本的留聲機、英國的潛水頭盔、土耳其的擺鐘。對小時候跟著爸看船況明細表的我來說，哪裡的船看來都大同小異，直到我爸帶著我拜訪貴叔時，走進那間儲藏室。

眼前的儲藏室，收藏的似乎比那時更多，多到幾乎不再能辨認事物的輪

廓。自從我上次偷跑進這個儲藏室已經好幾十年。那時貴叔的收藏，現在已經被挪得更裡面。

那次意外之後，貴叔在醫院躺了幾天，那幾天，雅里每天問姊姊，爸爸去哪裡了。貴叔過世後，這裡就被鎖起來了，沒有人願意開啟這個房間。

產業衰退的幾年裡，父親依舊從國外買進船隻，那幾年我並不知道，他在腦中想像的船除了船板、廢五金以外，還有船艙裡的廢油。船艙裡本不該有廢油，待拆船隻需有國外檢附的清艙證明，才能進入港口。但廢油價值也高，石油價格由國營企業壟斷，尤其石油危機時，轉賣廢船裡的廢油成為解體船商的一大收入來源。不說別的，光是漂浮在港邊海水上的那一層油都有人開小船撈。這種行情下，偽造清艙證明在船商之間就心照不宣了。

7.

黑夜國：

一年四季無時無刻都是黑夜的國家，人們隨身都要帶著燈火。住在此處的人已經忘記時間了，所以他們從來都不睡覺，他們太害怕了，如果睡著時燈熄滅了，恐怕就會再也點不起來。

雅里，在黑夜國你可能會遇見兩種人，一種是小偷、一種是守夜人。遇見小偷的好處是，你們都想要某一個東西；遇見守夜人就要小心了，因為他們要的不是一樣東西。

如果在黑夜國遇見了守夜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躲起來，躲在所有光線都無法穿越的黑夜中。阿爸就躲在那裡，不是說阿爸就是小偷、是海豬仔。接下來這段，應該是要寫給稍微長大一點的雅里看的。雅里，有天你會知道世界上不會只有兩種人，只有會把人分成兩種的人。

昨天，我想把美國錢拿給英文老師看，但是我怕，他們知道又會說我是去偷來的。

阿爸在人家船上，這沒說錯；他本來不該出現在人家船上，這也是對的。他為什麼在那裡？大家都會這樣問我們，想讓我們懷疑自己，讓我們心虛閉嘴。我也會問自己好幾次這個問題，得不到答案的時候，我會想到巴肚阿伯，想到那些來找阿爸的人。我在想，說不定阿爸只是把大家忘記的東西保存起來，等到我們想起來的時候。

有時候我想，說不定阿爸正躲在什麼地方，等著出現。

8.

我沒說的是，我偷偷跑進儲藏室的那天，看見貴叔了。

當時我只當這是一次尋常的拜訪，如果有一丁點嚴肅，是因為媽媽的那條黑色裙子，她平常不會穿它。

我對女人臉上化的妝還沒有概念，對悲傷也是，臉色黯淡的貞姨，我以為大概是疲倦。雅寧姊的表現，才讓我意識到發生不尋常的事情。那天儲藏室沒

開門，只讓我們待在房間。

我問雅寧姊貴叔是不是在儲藏室裡呢？雅寧姊搖搖頭。我又問那他去什麼地方了？

阿爸坐船到很遠的地方了，要好幾天才會回來。雅寧姊好像是在對雅里，而不是對我說。

下午光線昏暗，雅寧姊坐在床上，碎花洋裝的裙襬開散，我和雅里在兩邊躺著。看著雅寧姊垂在我身邊的手臂，微微曬黑的臉在陽光下呈深橘色，我意識到她不再是會讓我鑽到裙子底下的姊姊了。可能出於哀傷，想要最後掙扎的決心，我獨自下床，走到儲藏室門前。

我打開儲藏室的門，輕手輕腳進去。第一步就後悔了：裡面沒開燈卻透出光線，一支手電筒對著門的方向，除了這以外我什麼都看不到。我被逮個正著了，我這孩子不但嬌生慣養，連做壞事都很無能，我想。冷汗沁出身體像螞蟻在爬，我轉身幾乎爬行地離開儲藏室。

回到房間時，雅寧姊正在和雅里說話，大概是近期我也聽了不少的那些，關於她們父親坐船到遠方的故事。

那幾天裡，雅里似乎相信阿爸只是出遠門去了，雖然也許，她還是不太懂那些故事，那些滿地廢鐵空中佈滿石綿粉塵的鐵仔埕、人們試圖忘記的時鐘、不斷被重新點亮以對抗黑夜的燈，就連阿爸用來切割廢鐵的氫氧吹管（後來她才知道這個名字）在姊姊的故事中，都像來自某個遙遠神祕的地方。

不過那天雅寧姊沒在講故事，只是反反覆覆一直說她在拆船碼頭看見阿爸的往事。她一直說，好像正把她們的父親反覆拆開來，再裝回去，希望有什麼辦法可以把他修好。後來我才知道，貴叔那天過世了，此前他已躺了將近一個星期。

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在儲藏室裡，一個身穿潛水服的人向我走來。我認不出是什麼人，他伸手摸我頭的感覺好熟悉，像是要安撫我再等等，接著就會騙我，說他只要輕輕搖幾下，就能修好停住不動的機械懷錶。

我記得離開前我們向母女三人道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爸猶豫，他站在貞姨面前，張開手臂。貞姨沒有反應，似乎從得知消息那刻起，臉上就無法容納其他表情。爸於是擁抱了貞姨身邊的雅寧姊，雅寧姊嚇了一跳，僵硬地把手掌放在爸的背上，然後爸又蹲下來，抱了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雅里。

我們沒有太談到意外的始末，或許雅里不願談，或她以為我很清楚，比較可能是我自己怯於開口提起這件事。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以客觀事實，不加以臆測（或刻意視而不見）的句子，記得這起意外。

我們總因為造成意外的各種巧合而狐疑，哪有那麼巧的事？也有人說，要兩個粗心的駕駛才會造成一場車禍。那天晚上有一艘廢棄、噸位不大的待拆油輪停在拆船碼頭，碼頭邊有一輛油罐車、一輛小貨車，那艘船上還恰好有另外幾個工人，有人目睹貴叔爬繩梯時踩空了。他們把貴叔送到醫院，但發生經過，沒人說什麼，只供稱他們是在船上輪流看顧廢船，避免有人「彼个」。那貴

叔又在那裡做什麼呢？眾人又語焉不詳，只有一人，即是剛好也在場的我爸事後向貞姨表示，那輛小貨車是貴叔開過來的，車主也證實是他的友人。

仔細想想，這樣描述事件的口氣，還真有那個年代的風格。沒有人懷疑我爸和那些工人在拆船碼頭幹嘛，也沒有人好奇貴叔為什麼開小貨車到這裡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願意張揚罷了。

9.

海底國：

一個位在海底的國家，所有人要穿著潛水裝，抓海底的魚吃。比你還要小的孩子，雅里，就要學會游泳，要學會鯨魚的語言，要辨識鯊魚的影子。那裡的人無法抱抱、親吻，怕弄壞彼此的潛水衣。他們用手勢溝通，用吐出的泡泡寫字。

海底國充滿遺落的碎片，或是也可以說，住在殘骸碎片中。這些殘骸會給你一種，你好像在哪裡見過的感覺，因為它們都曾經是什麼東西，或曾經在什麼東西上面，一部分，你懂嗎？有時候你會看到似曾相識的人，似曾相識的動作，到後來你會覺得，別人一定也把你當作似曾相識的人。他們和你打招呼，不是真的認識你。

潛水最初，是為了採集洗澡的海綿或珍珠什麼的。不過我一直很奇怪，人會沒事潛到海底找海綿？一定是自己的東西掉到海裡了，像湖中女神的故事。斧頭、寶藏、小孩，人就是不甘心不是嗎？就是忍受不了弄丟東西啊。開始想像河底、湖底、海底其實是要為我們保存重要的東西，只要我們潛入海底去，遺失物就會在那裡。

10.

喪禮那天他們沒有帶我去。現在問雅里，其實她自己都大多忘了，尤其在她記憶中，那也是離開家鄉的日子。雅里事前全不知情。

巴肚阿伯在葬禮上現身，先是和貞姨在角落談了一下，然後告訴雅里，他要帶雅里去市區看一場電影，還要吃冰淇淋。雅里上飛機時，還以為那是電影院呢。巴肚阿伯擅長善意的謊言，這件事想起來諷刺，他自己就曾受謊言所苦。

雅里成年不久，很快就回到故鄉。我問她雅寧姊的近況，我問的不是近況，像我這樣只認識她人生不到十分之一的人，她的近況對我來說也只是一塊碎片而已。我之所以問，因為某段時間我偶爾會想起雅寧姊，想起她握住我的手的修長手指，乾燥粗糙地在我手背上摩擦。她的膚色是漁村那種黝黑，腳底總是骯髒，胸部稍微突起後就停止發育。再次遇見雅里之後，這些懷舊相片的色調就全改變了。我無從解釋，為何總想像雅寧姊如今過得不幸福，她生來就不幸的樣子，縈繞在青少年的前幾年，炎熱無聊的午後裡。

我們和貴叔家完全斷了聯繫，我始終不知道關於她爸去世的消息。好幾次

我踏上尋找雅里家的路，路上總不停在想最後的一次見面，有時想了一整天，直到晚上睡覺或直到隔天凌晨，才在天亮時睡著幾個小時。升上國中之後，幾乎把這整件事情都忘了，不知是因為籃球、漫畫還是手淫，總之那是段我活得和身邊的人無甚差別、難以回憶的時光。

聽說有一種病叫做囤物症。囤物症的人很少覺得自己有囤物症，他們收集各種用不到的東西捨不得丟，總覺得東西還有價值。我想心理學的疾病從來不管人覺得自己有病沒病。

幾年後所有人都說，是一年後的那次鐵片飛進鋼鐵公司員工宿舍的爆炸，終結了拆船產業的氣數。在那之前，我父親就不再經手任何廢船解體了，不去公司後還是照常坐在客廳的長桌後閉著眼。我問看見什麼，他往往只是搖頭。

從那天起，我爸好像也在我家的地下室放東西。他在世時我從來沒機會看一眼他的收藏，只知道通常在半夜，爸打開廚房地板上鋼板，進入地下室。前幾次非常笨拙，發出巨大的聲響將我驚醒；後來他慢慢練習得熟練，通常我會醒著，聽見鋼板開關聲，像夜晚一道細細的疤痕。爸小心保管地下室的鑰匙。

幾十年後的一天早晨，我到廚房弄早餐。通往地下室的鋼板開著，迫使我走近地下室的入口，往裡面張望，爸以一種無意間醉倒的姿勢臥倒在樓梯下方的地板，送醫已經來不及，他從半夜就昏倒在那裡，不知道哪一刻停止呼吸。地下室唯一看來有點蹊蹺的，是一個放在地上的皮箱。

皮箱，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一直想著皮箱。我沒有真的買船錨，不管那是不是賣的，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真的買船錨。即使爸對過往再怎麼悔恨，也未必會想要和生鏽的笨重船錨一起沉入海底。

我想到曾有個新聞說，號稱拆船大王的潘孝銳直到老年，有一天把他兒子叫到面前，打開一個箱子，箱子裡面有假的名片、假的結婚證書。那時他兒子（已是知名酒店的創辦人）才驚覺自己的父親是個特務。

一陣遲來的恐慌，讓我站在地下室大約有五分鐘或十五分鐘，直到站不穩蹲下，意識到爸留給我的悲傷不因為親近，而是疏離。

半小時前還能嘴硬，聲稱我父親錯過的一切搶救、一切無法挽回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就像他聲稱，貴叔的意外不是他的責任，是他擅自上一艘待拆貨輪。我發現父親的倔強、他的秘密、他的軟弱，我永遠無法和他親近的部分，都在那個皮箱裡：幾封信件、幾張清艙證明、一份報導油輪爆炸的報紙。

有幾封信來自爸的一個老朋友。我小時候見過幾次，只知道他是政府機關裡坐辦公室的官員，後來才知道他的單位負責檢查國外提供的清艙證明，也就是皮箱裡另外那幾張紙，我當然看不出有哪裡偽造。信件上沒有談什麼重要的事，想來也合理。有一張信紙上面只寫了「阿貞，對不起」五個字，就被粗魯地劃掉。還有卡納利號油輪爆炸的報導，那時他已經不幹這行快一年，在事後，大家都說是這場意外終結這個產業的。

有一張照片從其他紙張中滑出，掉在地上背面朝上，寫了一個地址，有點眼熟的地址：雅里家的地址。我翻到正面，那是貴叔、貞姨、雅寧姊、雅里一

家四口的照片，證實我的想法，爸從頭到尾都沒要我買船錨，只是希望我走這一趟。

11.

美麗家：

裝在糖果桶裡的，是外國的錢幣。阿姐這輩子應該不可能去什麼國外了，以前爸爸出去工作晚回來，我就會把裡面的錢幣數一次，一共是1924元。好大一筆錢對不對？但是阿姐也搞不清楚是哪裡的錢，拿去問阿爸；阿爸也不知道，就問英文老師；英文老師也不知道，就問地理老師。地理老師也不知道，阿姐就只好自己猜了。前幾天阿姐才想到，為什麼不拿去問巴肚阿伯？雅里會幫阿姐這個忙嗎？幫阿姐拿去問巴肚阿伯好嗎？

雅里，你即將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，你的新家。一定是個很美的地方，是一個有好多和巴肚阿伯一樣金頭毛、大腹肚的地方。

你知道，巴肚阿伯是阿爸的好朋友，他會對你很好。你會有彩色筆可以畫畫、一個禮拜可以去看一次電影，還有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，或是不做你不喜歡做的事情。可能過一陣子，你就會變得比較開心。你會和巴肚阿伯一樣天天開開心心的。你會變得很美麗，像電影明星。其實阿姊好羨慕我們雅里。

雅里，你會記得阿姐嗎？阿姐會常常寫信給你，你如果覺得孤單，阿姐會讓你看看我們這裡，等阿姐賺了錢就可以拍照給你看，我們的房子、阿母、阿姐工作的地方，還有阿爸，阿爸會在某個地方等我們。

對，阿姐要去工作了。阿姐的同學說到加工區，都一副多了不起的樣子。她們穿得好時髦，騎著好漂亮的淑女車。

12.

貴叔過世之後，貞姨也跟著病倒了，接著雅里去了美國。雅寧姊國中畢業，到加工區的電子廠當作業員。把這個決定寫在週記上那週，理化老師、數學老師、歷史老師都把她叫去約談。

身為英文小老師，到英文科辦公室拿考卷時，老師叫了她的名字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父母相繼過世的那段時間她再難過也沒有那樣。幾年後當英國籍主管對同事咆嘯「Cry me a river!」時，雅寧姊總會想到那天在英文科辦公室，她拋下平時在師長面前的沉穩，哭得不顧一切的樣子。

一開始雅寧姊最害怕的是顯微鏡，她還記得自己小時候，貴叔讓她看古董單筒望遠鏡，她不喜歡望遠鏡，有種死人的味道（後來才知道是黃銅的味道）。第一次碰顯微鏡她就吐了，邊吐邊哭。正當以為自己第一份正職要結束在眼前的顯微鏡時，拿塑膠袋給她接吐的那位主管，給了她一顆薄荷糖。

五年後在他們的婚禮上，花童手上的盤子裡有滿滿這種薄荷糖。那天，有兩個意外訪客，一個禿頭的中年外國大叔，和一個十幾歲的淺色頭髮少女。在新娘化妝室裡，雅寧姊這輩子至今最後一次哭泣。在場除了雅寧姊沒有人認識

這兩人，新郎有點不放心敲了休息室的門，那時他才知道雅寧姊每個月寫信的筆友是誰，也才知道她有個妹妹。

雅寧姊常慶幸，自己在電子公司的二十五年，讓她幾乎實現了小時候夢想的所有事情：在現實生活中講英文、存錢出國、跳電影《熱舞 17》中那種國標舞……也有時她不太滿意。有些，能運用她的聰明解決，丈夫不准她參加社交舞班時，她謊稱有氧舞蹈人數不夠，才跟社交舞合班的；但有時聰明恰恰就是問題，像是發現那些男主管其實沒有她聰明時，除了不甘心，她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十年後她終於升到主管，負責和其他主管開會，不太需要再盯著顯微鏡看，再十年她的兩個孩子都成年了，再五年她退休了。領到退休金，她又在另一間電子廠找到工作，某個週日，她坐在家中的沙發上，門鈴響了，這次意外到訪的是我，從她妹妹那裡拿到地址。

雅寧姊拿出一疊大小不一、凹凸不平的紙張，大都有大塊的髒污。那不是髒污，仔細看，那是用鉛筆把硬幣拓印在紙上的圖案。雅寧姊遞給我第一張，硬幣圖案上明顯不是英文，中間有五片鋸齒狀的葉子。旁邊有一行文字說明，小孩子努力想寫端正那種字。

德國芬尼，正面是 10 芬尼，背面德國和五片橡樹葉子。巴肚阿伯說換成我們以前用的錢，大概一塊半。一塊半可以買七顆糖、兩顆水餃。

「阿爸跟我說它是美金。」雅寧姊笑，「以前的事情有些我可以猜到，不過現在講這些有什麼用呢？」她說。她的丈夫把茶葉夾進茶壺，倒熱水。

我問她，是否受得了一輩子不瞭解自己的父親。

「我當然知道他是怎樣的人，我不懷疑。就算他為生活偷過東西又怎樣。」

不。我打斷她。他從沒偷過東西。

我告訴她一切，貴叔替我爸將解體船隻裡的殘留柴油賣到地下油市，那晚作業卻不慎摔死了。我接著說到其他幾個工人，雅寧姊也認識，不過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提到他們。他們不拆船後去了北部，那時興建的科學園區需要敢爬高的工人，但新竹的大風將好幾個人吹得摔落在地。

我一直說、不停說，沒注意到眼前的茶杯傾倒，茶水慢慢擴散，等我發現，已經接近茶几的邊緣了。

=====

評語

朱國珍老師：

「新」阿姆斯特丹一點都不新，它是一艘功成身退即將被拆解的油輪。小

說形式以書信（對話者）交織第一人稱（自述者）呼應「新」與「舊」、「收藏」與「拆解」等多重隱喻。人物性格描繪精準，尤其「貴叔」一角十分動人。開創小說書寫的新格局。